

学^校傳世藏書
文库

主編 刘以林

外国文学 * 复 活

WUENIAO
Chuan
shi
cangshu
wenku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学校传世藏书文库

主编 刘以林

外国文学 复活

原著 列夫·托尔斯泰 [俄]
译编 刘 萧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学校传世藏书文库.外国文学部分/刘以林主编.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5

ISBN 7-204-06840-8

I.学… II.刘… III.文学—作品综合集—世界
IV.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4119 号

前 言

对于任何人和所有的人而言，历史造就的文学结晶都恢宏而幽微，它常以永恒的气质将时间合而为一，光芒烁烁，顺着整个人类向前的轨迹越过一代又一代仰望的目光，在生命与生命之间生发润泽与温暖。在我们这一代，常青的文学之树已煌煌数千年矣，其作品之浩瀚，蕴含之广博，堆金砌玉胜境连踵何可复言！鉴此，本书挂一漏万拨冗选取佳本，以外国和中国两大部分汇成同一文库。外国文学部分以其最高成就长篇小说为唯一入选文体，包括《复活》、《红与黑》、《百年孤独》、《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等等，皆是世界一流名著和几代人都决心与无可回避要阅读的作品，共有近 60 部；中国文学部分从先秦开始，纵向从《诗经》一直选到现代文学大师鲁迅，体裁上有诗、词、曲、赋、散文、小说等各种文学样式，皆是历朝历代中国文学中的最高成就，基本上以作家为单元，包括《〈史记〉选读》、《李白诗选》、《红楼梦》、《水浒传》、《西厢记》等众多的传世文学精华，可谓五千年文学瑰宝熔为一炉。由于篇幅的限制和学校购买上的客观原因，我们反复讨论斟酌再三，并广泛征求多位专家和上百位学校师生的意见，最后以“精粹本”的形

式编成此书。全部长篇小说无论中国和外国都进行了译编和缩写，择其意韵，撮其精华，每部都在6万字以下，极为适合阅读；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也全部经过了精选，对古典文学的译本、引注等时下广为流行的繁杂部分，本书考虑到其对读者未必有什么实在的意义而予以了剔除；对于有争论和多说并存的部分，本书择其善者而从之。本书的宗旨，是向广大学校师生和青少年从面上和纵深度上完整地展示人类文学的全貌，使其一叩文学之门顿见天高地远，至于进一步的深造，则要更专意地攻读原著或各作家的全集了，愿本书能成为通向文学最高境界的一把钥匙和一道桥梁。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虽倾尽心力慎而又慎，错谬之处仍恐难免，敬请广大读者不吝垂教。

刘以林

2003年5月，北京

第一部

咣啷一声，监狱看守长开了铁锁，打开了牢门。一股比走廊上那污浊难闻、饱含伤寒菌、充满粪便气味、焦油气味和腐烂气味更难闻的臭气从牢房里冲了出来。值班看守吆喝道：

“玛丝洛娃，过堂去！”又掩上牢门，等待着。

牢房里响起忙乱的声音：几个女人说话的声音和几双光脚板走动的声音。

“快点儿，有什么磨蹭的，玛丝洛娃，听见没有！”看守长对着牢房喝道。

过了两分钟左右，一个身穿白衣白裙、外罩灰色囚服、个头儿不高、胸部非常丰满的年轻女子大踏步走出牢房，很麻利地转过身子，在看守长身边站住。她脚下穿一双麻布袜子，蹬一双囚棉鞋，头系三角白头巾，头巾下有意甩出几圈黑的髻发，满脸现出那种长期坐牢的人所特有的苍白，就像地窖里的土豆的芽子。那双略显宽短的胖手和露在大衣宽领口外面的丰满而白净的脖子，也都是这种颜色。在这张脸上，特别是由于它苍白而没有光泽，反衬出那对又黑又亮、略带浮肿但十分水灵的眼睛，其中有一只略有些斜睨的眼神，格外招惹人。她直着身子，挺着丰满的胸脯，

走到走廊上，头微微扬起来，直盯着看守长的眼睛，带着一种准备从命照办、随你发落的神气，站在那儿。看守长打算关上牢门，忽然有一个白发苍苍、没有带头巾的老太婆从牢门里探出一张严厉苍白的皱巴脸来。老太婆刚张嘴对玛丝洛娃说些什么，看守长却将门顶住老太婆的头关了上去，那脑袋就忽地缩回去了。牢房里爆发出一阵女人的哄笑声。玛丝洛娃不觉也笑了，并转过身去望着牢门的安着铁格子的窗眼。老太婆的脸紧贴着窗口，用沙哑的声音说：“千万注意，别说废话，死咬住一点，就行了。”

“只要能有一个了结，不会比现在还糟。”玛丝洛娃说着，甩了一下头。

玛丝洛娃是个没有出嫁的女家奴的私生女。这个没有出嫁的女人随着她那饲养牲口的母亲在乡下的地主家干活，这家主人是姊妹俩，都是老处女。而没出嫁的女奴却每年都生孩子，而且都照乡下的习惯，给私生子也举行洗礼，然而，当母亲的不给这个多余的，妨碍干活不该出生的孩子喂奶，很快地这孩子也就饿死了。

就这样死去了五个孩子。第六个孩子是跟一个过路的茨冈人苟合之后生的，是个女孩。非常凑巧，那天一个老处女为着奶油有牛骚味，到牲口棚来责问那些女饲养员，牲口棚里正躺着那个产妇和一个漂亮、健康的婴儿。老处女不觉动了怜悯之心，表示愿意做孩子的教母。于是，她给小孩举行了洗礼，小女孩就这样得以活了下来。

孩子长到三岁，母亲就病死了。两个老处女把女孩收

养在自己身边。这个黑眼睛姑娘竟也出落得活泼、可爱，使老处女们得到不少快慰。

老处女姊妹俩，妹妹较为慈祥，叫索菲娅·伊万诺夫娜，给孩子受洗的就是她；姐姐比较严厉，叫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妹妹打算把小姑娘培养成知书达理的人，而姐姐却说应当做女工当使唤丫头。就这样，小姑娘在两种影响下成为一个半是丫鬟、半是小孩的女孩，就连名字也不上不下，叫卡秋莎。卡秋莎做些杂活，有时候也给老处女们朗读书。

在这样的生活中她长到了十六岁。那年，老处女的侄儿——一个大学生、家财万贯的公爵——来到他姑妈家。卡秋莎竟然暗自爱上了他。又过了两年，这位侄少爷在奔赴前线的途中，顺便到姑妈家住了四天，在临行的前夜，诱奸了卡秋莎，第二天塞给她一张一百卢布钞票就走了。卡秋莎在他走后五个月，意识到自己已经怀孕了。

从那以后，她脾气变坏起来，服侍老处女们敷衍了事，还出言不逊。老处女对她也很不满意，就把她辞了。从她们家出来后，就到一个警察局长家当佣人。那个局长虽是五十岁的老头子，却老调戏她。她火了，朝他胸口猛推，使他摔了个跟头。她因此被赶了出来。她不久就要分娩了，于是就住在村子里一个管接生兼卖酒的寡妇家里。分娩很顺利，却不料接生婆曾经在村子里替一个有病的女人接过生，把产褥热传给了卡秋莎。她的小男孩只好被送到育婴堂。孩子送到那儿很快就死了。

卡秋莎当初住进接生婆家时，身边总共有一百二十七个卢布。到她身体复元时，因种种开销身边已没有钱，非找工作不行了。她在林务官家找到了事。林务官来纠缠她，趁机会占有她，他老婆觉察到了，有一次正赶上她丈夫和卡秋莎在房间里，就扑去打她。两人扭打起来，因此她被撵了出来，连工钱也没给。

更名为玛丝洛娃的卡秋莎来到了城里姨妈家落脚，姨妈叫玛丝洛娃在她家当洗衣工，但玛丝洛娃害怕洗衣妇过的那种苦日子，便迟迟没有答应。她又去一个太太家当女仆，上工才一个星期，太太家上中学六年级的老大竟连学也不上，死缠住玛丝洛娃。母亲迁罪于玛丝洛娃，把她辞退了。有一次，她来到佣工介绍所，偶尔见到一个太太，裸露着两条滚圆的胳膊，手上戴着钻戒和手镯。这个女人得知玛丝洛娃的处境，给了她一个地址，约她去找她。玛丝洛娃到了她的家。傍晚，一个留着灰白胡子长头发的高个子男人走进屋来。他一进门就挨着玛丝洛娃坐下，眼睛闪着淫邪的光，色迷迷地跟她开玩笑。老板娘把他叫到隔壁，对他说：“是个乡下姑娘，嫩鸡儿。”然后老板娘又把玛丝洛娃叫走，说这是一个作家，有的是钱，只要赢得他的欢心，钱不在话下。她果然中了他的意，作家给了她二十五卢布，答应经常跟她相会，后来约她搬到一个单独的寓所里去住。

玛丝洛娃住在作家租的寓所里，又爱上了同院的一个快活的店员。她主动向作家挑明了这件事，并搬到另一个

单独的小寓所里去住。店员答应要跟她结婚，可是后来却不辞而别。她本想独个儿在寓所里住下去，可警察所所长对她说，只有领取黄色执照，接受医师检查后，才可以在此住下去。她只好又回到姨妈家。

就在玛丝洛娃没有任何保护人，处境特别窘迫的时候，一个专为妓院物色姑娘的女人找上了她，说要给她介绍到城里一家高级妓院去。玛丝洛娃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屈辱地委身为女仆，要么找一个有法律保障的、报酬丰厚、经常与人苟合的位置，安定而合法。玛丝洛娃终于选择了后者。此外，她还想藉此报复那个诱奸者和那些给她造成不幸的人。

从此，玛丝洛娃便开始了那种经常触犯上帝戒律和人类准则的罪恶生涯。她这样生活了七年。在这期间，她换了两家妓院，住过一次医院。在她沦入烟花的第七年，也就是初次失身的第八年，她二十六岁，出了事，为此而锒铛入狱。她和犯有谋杀、偷窃案的女犯混在一起，度过了六个月的铁窗生活，如今就要被带上法庭受审了。

正当玛丝洛娃随着押解兵走进地方法院的时候，她那教母的侄子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聂赫留道夫公爵，也就是当初诱奸过她的人，正在高高的、铺着鸭绒褥垫的弹簧床上躺着，出神地想着今天要做的和昨晚发生的事。

他回忆着昨天晚上在柯察金家的情景，这是个门第显赫的富豪人家，人们都揣度他要同这家的小姐结婚了。他不觉叹了一口气。他从床上下来，来到卧室隔壁的盥洗间，

那儿弥漫着各种芳香洒剂、花露水、发腊和香水的人造气味。他开始梳妆打扮。他使用的全部物品，包括化妆用品、衬衫、外衣、皮鞋、领带、别针等全都是最高级、最贵重的名牌货。

聂赫留道夫步入饭厅。饭厅雅致而豪华气派，食具精美无比。不久前在这座宅第去世的母亲的使女阿格拉费娜·彼得罗芙娜留在这儿管理家务。她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胖女人。

“早安，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

“您好，阿格拉费娜·彼得罗芙娜。有什么新鲜事儿吗？”聂赫留道夫打趣地问。

“有一封信，也不知是柯察金公爵夫人写的，还是公爵小姐写的。她们家女佣人早就送来了。”彼得罗芙娜说着，把信给他，带着耐人寻味的微笑。她自忖聂赫留道夫是要同公爵小姐结婚了。而她微笑中的推想，却使聂赫留道夫不快。

聂赫留道夫把这封香气扑鼻的信打开。公爵小姐柯察金娜提醒他，今天是4月28日，应当去法院出席陪审活动。

聂赫留道夫眉头紧锁。他在婚姻大事上往往举棋不定，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使他即使决定结婚也不便马上就向公爵小姐求婚。这个原因倒不是由于十年前他诱奸过卡秋莎并抛弃了她，他早就忘了，而是不久前他与某县首席贵族的妻子有私通关系。这种关系使聂赫留道夫越来越入迷，同时也越来越厌恶，但他又不忍与她一刀两断。正是

由于这个缘故，他认为向柯察金娜求婚的事，即使自己有心，也无权这样做。

当聂赫留道夫走进法院的时候，法院的走廊上已经紧张地忙起来了。

他是陪审员，要参加今天上午十一点钟开庭审理的一桩案子。

法庭庭长很早就来了。他是个高个子、大块头的人，留着一大把灰白的络腮胡子。他虽是有妇之夫，但过着极放荡的生活，他的妻子也一样。他们彼此各行其事，互不干涉。今天早晨他收到瑞士红发女人克拉拉·瓦西里耶夫娜的字条，说下午三到六时她在本城“意大利旅馆”等他。所以他希望今天的审判早开庭，早散场。

他在办公室拿出哑铃锻炼，动作未练完，门动了一下。庭长急忙把哑铃放回原地，打开房门。进来的是一个法官，戴着金丝眼镜，个儿不高，阴沉着脸。法官说对不起，又告诉他说马特维·尼基季奇没有来。

“就是说还没有到，”庭长一面穿制服，一面答着腔。“他总爱迟到。”

“真怪，他也不觉得难为情。”法官愤愤地。

这时，书记官拿着一份案卷走进来。

“太谢谢您了，先办哪桩案子呢？”庭长说。

“我看，先审毒杀人命案吧。”书记官好像漫不经心地。

“好吧，”庭长说，一面盘算着，这桩案子可能在四点以前审完，完了就走。

“布列威来了吗？”

“您要见到他，就请告诉他一声，我们先审毒杀案。”

布列威是这次审判会上对本案提出公诉的副检查官。

书记官在长廊上遇见了布列威。他敞着制服，腋下夹着公文皮包，顺着长廊几乎是小跑。

“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要我问一声：您准备好了没有？”书记官问他。

“当然，我随时都有准备，”副检察官说，“先审哪一案呢？”

“毒杀案。”

“那很好。”副检察官说，其实他根本就不觉得这有什么好。昨晚他通宵都没有睡觉，一伙人给一个同僚饯行，喝酒，打牌，又去嫖女人，去的地方正好就是六个月前玛丝洛娃待过的那所妓院。因而关于毒杀案之卷宗他恰恰没有来得及读过，现在他想草草浏览一遍。

在陪审员入席后的一会儿，值勤官好像要吓唬在场的人似的，提高嗓门大声宣布：

“开庭！”

大家站了起来，上了台。首先是庭长，接着是那个戴金丝眼镜的法官，最后是第三名法官，就是经常迟到的马特维·尼基季奇。

三个人很威风又拘谨地来到铺着绿呢的桌前，坐在自己那雕花交椅上。副检查官还是那样匆匆忙忙，走向他那靠窗的座位，随即埋下头来阅读和重新研究一些文件，抓

紧每一分钟从案卷中抄录一些论据要点。

书记官坐在高台对面的一端，正看着一份被查禁的文章，他很想跟观点相同的大胡子法官聊聊这篇文章，想在交谈之前通看一遍。

庭长将文件一一过目，向法庭值勤官和书记官提了几个问题后，吩咐将被告带上堂来。

进来两名头戴军帽的宪兵，手里拿着出鞘的军刀。跟着进来的首先是个男犯，一个红头发，满脸雀斑的汉子。然后是两个女人。

第三个被告便是玛丝洛娃。

她刚一走进来，大厅中所有的男人一下子把眼睛掉过来集中在她身上，看着那张闪着乌亮眼睛的白净的脸和她那从长囚服下隆起的乳峰，久久不能移开。连宪兵也不例外。

庭长等被告坐好，转过脸向书记官打招呼。

于是开始了例行程序：清点陪审员人数，商议缺席人员问题，对缺席人课以罚金；对请假的陪审员做出处理，由候补人员顶替。然后庭长念着闾文，请神甫带领陪审员举行宣誓仪式，并举出了那名仪表堂堂的先生担任首席陪审员。陪审员刚刚坐定，庭长就开始讲明他们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他在讲话时，不断交换着姿势，并时而抚弄一把裁纸刀，摸摸铅笔。

庭长讲完话，就转向被告。

第一个被审讯的是西蒙·卡尔京金。他粗嗓大气地回

答着，显然事先已想好了答词。接着是博奇科娃。博奇科娃回答得十分干脆：四十三岁，出身科洛缅斯克地方的小市民，职业也是在“玛甫里塔尼亚”旅店当茶房，过去没有受过审判和审讯，起诉书的副本也收到了……问话刚一结束，博奇科娃不等别人叫坐，就唸的一声坐下了。

“您叫什么？”好色的庭长对待第三个被告显得有点格外客气。“您应当站起来。”他看到玛丝洛娃坐着不动，又补充一句，语气温婉而亲切。

玛丝洛娃很快站了起来，带着顺从的神情，挺起那高高的胸脯，用笑咪咪的，略带斜睨的黑眼睛望着庭长的脸，没有答话。

“叫什么名字呀？”

“柳芭薇。”她很快地回答。

就在挨个审问被告的时候，聂赫留道夫戴上夹鼻眼镜，依次看着他们。“这不可能。”他目不转睛地盯着被告的脸，心里直纳闷，“可她怎么会叫柳芭薇呢？”听到她的回答，他暗自思忖。但同时又确信无疑地看出来，这就是她，那个他一度爱过，后来又神魂颠倒地诱奸了她又抛弃了她，以后再也没有想起她的姑娘。尽管这张脸显得苍白和虚肿，但那种惹人爱怜、与众不同的特征，仍然驻留在唇边和微微斜睨的眼睛里，流露在这种天真无邪、笑盈盈的顾盼中，和全身透露出来的和顺的神情中。

“她能做出什么事呢？”聂赫留道夫继续在脑袋里画着问号，费劲地呼吸着。

“你姓什么？小名叫什么？”庭长继续问。

“人家依我母亲登记成玛丝洛娃。”

“什么身份？”

“小市民。”

“信东正教吗？”

“信东正教。”

“什么职业？做什么工作？”

玛丝洛娃不作声。

“您做什么工作？”庭长又重复了一句。

“在院里来着。”她说。

“什么院？”戴眼睛的法官严厉地问道。

“您自己知道，是什么院。”玛丝洛娃说着，淡淡地一笑，扫视周围一眼，又立刻直望庭长。

“您过去受过审讯吗？”庭长又继续问。

“没有。”玛丝洛娃叹着气，轻轻地回答。

“起诉书副本收到了没有？”

“收到了。”

“请坐下。”庭长说。

这时开始清点证人，完了又把他们带开，然后是请法医上庭。然后书记官站起来，开起宣读起诉书。书记官咬字不清，词句赶成了堆，只听见嗡嗡声，令人昏昏欲睡。一些法官时而闭上眼睛，时而睁眼交谈几句。有一个宪兵好几次把要打哈欠的劲儿强压下去。

玛丝洛娃听着宣读，有时身子一震，像要做出反驳，涨

红着脸，继而又沉重地叹了口气，目光朝四周扫了一圈，又停留在宣读人身上。

聂赫留道夫坐在最前排靠边的第二把高背椅上，摘下夹鼻眼境，望着玛丝洛娃，心里进行着复杂而痛苦的活动。

起诉书的内容是这样的：

“案查 188×年 1 月 17 日，‘玛甫里塔尼亚’旅店有旅客库尔干二等商人费拉蓬特·叶梅利亚诺维奇·斯梅利科夫暴亡。

“经当地警察局第四分局医官验明，斯梅利科夫系酒精饮料用量过度，引起心脏破裂致死，尸体也已掩埋。

“事过数日后，有从彼得堡返归之商人，亦即斯梅利科夫之乡邻与伙友季莫欣，获悉斯梅利科夫死时的情景后，提出疑议，声称斯某系有人蓄谋窃取其钱财而投毒致死云云。

“此疑议经案前侦查，得到证实。兹据以立案如下：

（一）斯梅利科夫死前不久曾从银行提款三千八百银卢布。但是封存之死者钱财清单中仅有现金三百一十二卢布十六戈比。（二）死前一日以及死前最后一夜均与妓女柳芭薇（卡捷琳娜·玛丝洛娃）一起在妓院和玛甫里塔尼亚旅店度过。玛丝洛娃曾受斯梅利科夫之托，代为从妓院前往旅馆取款。玛丝洛娃因斯梅利科夫所授钥匙打开提箱，将款取出，在场者有玛甫里塔尼亚旅店茶役叶夫菲米娅·博奇科娃及西蒙·卡尔京金。据博奇科娃及西蒙·卡尔京金在场目睹，斯梅利科夫提箱为玛丝洛娃打开之时，有现款若干叠，票面均为一百卢布。（三）斯梅利科夫偕同妓女柳芭薇